

[灯下漫笔]

一盘螺蛳的命运

连心

一日,赴亲戚家吃晚饭,餐桌有一盘螺蛳,那肉吸之滑出,鲜而嫩脆,嚼之筋而不老,加上鲜红辣椒、紫苏叶和生姜末等佐料搭配,既养眼又味美,食者赞不绝口。

“此螺蛳新鲜,且炒得火候恰到好处。”我对亲戚说。

“昨日刚从屋后池塘拣的,哪有不新鲜的!”亲戚回答后又补上一句:“喜欢的话,等会就去塘里摸一盘,带回去,剪了尾清水养一天,洗洗即可炒起来吃。”

我有些纳闷:池塘内怎么会有这么多螺蛳,而且晚上可以摸得着?

亲戚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,补充道:“白天温度高,螺蛳们都钻进泥里了,晚上水面凉快,螺蛳们都钻到泥面上,打着手电好拣。”

那么深的水,怎么个拣法?我依然想不明白。

后面的饭菜,大伙都吃得特别开心,我因要开车没喝酒,只有吃菜的份儿。可心里则老想着屋后池塘里的螺蛳。

亲戚的女主人小娜在厨房忙完后,来到堂前,对我说:“刚才听说你想拣螺蛳,走,我领你去一块拣。”显然,刚才大伙议论螺蛳的事她都听见了。

“这……”我似乎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妥,就说:“你还是先吃完晚饭再说吧。”

“不用,我们只要十多分钟,回来再吃不迟。”小娜说着,把一只手电和一双半腰雨鞋放在我跟前:“换上雨鞋,拿着手电跟我走。”她以不用分说的口气说完,自己脚上换了半腰雨鞋,一手打着手电,一手提着个塑料桶,前面走了。

我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换好雨鞋,打开手电,跟在小娜后头。

池塘离房子就二十米远,小娜到池塘边用手电朝水中照了几下,立马说:“拣一盘螺蛳,我一个人一会功夫就行,你在边上等着。”

我觉得,是小娜宽慰我,哪有这么好拣的螺蛳?小时候在农村,去稻田里拣螺蛳,半天能拣上一盘,就能得到妈妈的特别表扬了。

“那些凸出在水中淤泥面上的都是螺蛳吗?”我站在池旁,用手电照着浅水中那些凸在泥面但又没露出真面目的小泥坨问。

“是的,不仅凸出泥面的是螺蛳,那些

凹下泥面的小窝窝里也有螺蛳,只是它们还没钻出泥。”

听了小娜的话,我有些迫不及待,却又特别轻悄地下了水,主要是怕荡起水波,惊动那些螺蛳,似乎会像鱼儿一般瞬间逃之夭夭。

泥面上拣,泥下面掏,这让人想起孩提时在地里挖花生的情景,不一会儿,手里就抓了一把,扔进塑料桶里,又继续一小把一小把地拣,果然不到十分钟,塑料桶里就嚓嚓地占满了整个桶底,估计已足够装上一盘了。

我上了岸,催促小娜赶快上岸。

小娜硬是坚持着又在水中再拣几把,抛入桶里。

而后上岸,一起提着桶往回走。

到家,还在吃饭喝酒的客人们,都惊叹于我们的速度,但他们哪儿知道,那池塘就像个螺蛳养殖场。

客人们继续晚餐,我打过招呼,将螺蛳装入塑料袋,提前返家了。在车上,一直盘算着:明天早上如何早点起床,将螺蛳洗干净后,剪去壳尾,养入清水,漂净后做成美餐,即便是没客人,也要开一瓶啤酒,配着螺蛳喝。

到家后,将螺蛳倒入塑料桶中,放上些清水,搁置阳台,小娜说过,这种天气,要将螺蛳养活三天以上,需要放置冰箱内,而此时,未洗净的螺蛳根本无法放入冰箱,只好先放置在阳台。

第二天早上,我按昨晚的思路,去阳台提塑料桶,准备加些清水洗螺蛳。

可一瞧桶内,此时的螺蛳们竟然全爬在塑料桶壁上,背面都盖着一层薄薄的浮泥。

螺蛳是依靠胎胚繁殖的生物,因其出生时身体就带着硬壳,一般不会遇天敌侵害,因此,其繁殖速度也比较快。在秋天,若在塑料桶内加些淤泥,加上超过淤泥约十厘米的清水,螺蛳就可以养活一周以上。

“若能将这些螺蛳养殖一周以上,我在本周末,就可以将其送到老家书院后面的荷花池内放养,弥补上次放养的螺蛳被夜鹭吃掉的不足部分,等到来年春天,就会有更多小螺蛳出生,帮助疏松池内淤土,更有利于种植莲藕。想到此,我便决

心要将这盘螺蛳保留着,并设法找些淤泥养活它们。

在城市的小区内,上哪儿找淤泥呀?我提只空塑料桶,直找到几公里外的郊区,在一处农民的菜地里,找到可以用来制作淤泥的黄土。将一些较肥沃的黄土装入桶内约十厘米,提回来加入清水搅拌,使黄土成为稀泥,再将螺蛳倒入桶内,加入超过稀泥十厘米的清水,稀泥就变成了沉淀的淤泥。

此时的气温,白天时常超过三十度,家住四楼,不适宜螺蛳生存,我便将装有螺蛳的塑料桶拎到地下贮藏室,那里基本能保持二十五度以下,而且十分清静,螺蛳自然喜欢。

经请教专业养殖人员,得知菜籽饼是螺蛳爱吃食料,我骑着自行车,在城区转了好大一圈,找到了饲料店,买下二斤菜籽饼,放在贮藏室,每天早晨起床后去给螺蛳喂一点,并加适量清水,保持桶内水位。

当又一个周末来临时,我有些莫名的兴奋,因为我要将自己参与拣捞,并饲养了一周的螺蛳送往乡下老家,倒入书院后面荷花池内饲养。

早餐后,将装螺蛳的塑料桶提上车,带上尚未喂完的菜籽饼,出发,赶往老家。将淤泥连同螺蛳一起倒入荷花池内,不忘用耘田的田耙,将螺蛳们扒开,让其均匀分布池的四周,又从旁边大池内抽放一些清水至荷池,将菜籽饼撒入池中。

十多分钟后,黄泥水渐渐沉淀,螺蛳们纷纷钻出泥来,慢悠悠地向前滑向食物,身后留下一条明显的泥痕。

放生于荷池的螺蛳虽然只有小小一盘,数量也只有百十颗,但等到来年春天,这些螺蛳将繁衍出数百上千颗的小螺蛳,而小螺蛳又能继续繁衍,那时,荷花池内将会是一个螺蛳蠕动的世界。

来年夏秋,荷池内不仅可以欣赏到婷婷玉立的荷花和密密麻麻螺蛳爬行的痕迹,还会引来白鹭、灰鹭、夜鹭等食螺鸟类的栖息,生物多样的景观将会在连家吞慢慢形成。

若有兴趣,也可入池内,拣捞出一盘新鲜螺蛳,补上此次这道鲜嫩美味佳肴的暂缺。

[诗歌长廊]

咏常山油茶组诗

赵木兰

咏油茶花

黄心素瓣沐冬阳,竟向峰峦播异香。
紫蝶游峰绕芳蕊,晓风晨露育琼浆。
移来银色漫山野,压尽百花傲冷霜。
青鸟殷勤频探看,瑶池仙子玉为裳。

咏油茶林

江南有嘉木,山野遍茶林。
十月花如雪,秋冬果似金。
清香闻四野,玉影布高岑。
自有芝兰质,岁寒知尔心。

咏油茶树

咬任青山不放松,居高向上独从容。
阳和土脉临寒绝,峻岭平坡斗朔风。

咏油茶果

晓披星影闪金光,晚带秋风沐夕阳。
果落花开寒露降,农家满院喷油香。



油茶花 李志强 摄

鹧鸪天·诗路行

刘大伟

夜雨敲窗晨鸟鸣,开屏点键写残更。
搜肠几度谋篇累,追影三回觅句精。
承古韵,慕先灵,攀山观景会宾朋。
蹉跎无叹华年逝,把盏吟哦诗路行。

七律·年末抒怀

刘大伟

田野西风折草茎,雨淋山色霁霞明。
落枝杏叶妆坡土,栖杪欢鸠奏玉笙。
闲逸凝眸嘉瑞耀,欣怡寄语素情生。
壬寅岁尾频回首,祈盼来年百事成。

望海潮·游三衢山

郑忠信

长沟流玉,闲亭偃碧,泉声细数农家。
苍藓问阶,纤藤指路,天坑幻境飞蜗。
岚雾遣香车,俯仰皆胜景,何负年华。
洞壁诗题,赵公神笔妙生花。

双姑粉黛清嘉,任金猴望月,圣母栖霞。
横渡线天,空凌索道,石林岂变平洼?
回首向天涯,有绿阴擎盖,几缕烟斜。
重过青门,把酒谁与话桑麻?

[小说天地]

广昌惠

冬雨沥沥淅淅的下,一阵寒风袭来,我感觉肚子有点饿了。突然,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挂上了心头。

绿皮火车由南向北,一路咣当咣当咣当声,伴随坐在火车上的我,已经一天两夜。

“下一站到站了。”看到熟悉的车站名字,我自言自语。身边的妻子接了一句:“我们下车去吃一碗阳春面。”

阴历年关到了。前天,我们夫妻俩排队一整天,才买到晚上十点多回家的火车票。临上车时,我们买了几个干面包。经过一天多的旅途,到晚上最后一个面包也吃完了。

正想睡觉时,“况且,况且”又到了一个站,我们座位对面来了一对刚刚上车的夫妻,一人一大包行李。看他们憔悴的样子,应该和我们一样,是从打工的城市赶回家过年。一会儿,男的在硬座靠背上呼噜呼噜睡去了,女的不时张望车架上的行

李,怕被人拿走似的。

“火车上的行李有什么担心的。”我无意间说出这样的话。女的也不搭腔,顾自眼睛眯眯开开,开开眯眯。

咣当咣当,又一个车站到了。深夜里,我听到对面男人和女人的对话:“挨到你睡一会,我来看包裹。”“我睡不去。”“是肚子饿了吧,要不,我们买一盒方便面吃。”“算了,熬一熬就过去了。”

漫长的寒夜终于迎来了晨曦。“开饭喽,现在大家开始报早餐,也可以到车上的餐厅里去吃。”乘务员喊话了。车厢里开始骚动,然而,我们夫妻俩没有动,他们夫妻两个也无动于衷。看到过道的邻座有人在吃着早点,他们用眼睛的余光偶尔瞟一眼,嘴唇似乎动了动,但没见他们吃东西。

我悄悄用方言对老婆说:“我们买几盒方便面,给他们一人一盒。”老婆立马用方言回我:“钱多起啦,我们不是一分一厘

赚来的辛苦钱啊。”我知道,袋子里也只有够回家过年的钱,家里有年逾古稀的双亲和正在上学的孩子,何况老父亲生病还在医院里呢。

中午十二时许,陆陆续续有人在吃盒饭。对面的夫妻俩还是歪靠在一起,无精打采的,没有半点想买餐的意思。我起身悄悄地到餐厅买了两盒方便面,然后用塑料袋提过来,放到自己的座位下,老婆眯在那里没有发现。

咣咣咣,终于到了老家车站。我拿下车架上的行李,叫老婆前头先走。我从座位下拿出塑料袋递给对面夫妻,轻轻地说:“我们已经到家了,这两盒方便面送给你们吃。”男子刚想开口,我摆摆手,飞快地挤下了火车。

走在站台上,我回头一瞥,他们夫妻俩已经把头伸出了窗口,向我挥挥手,眼里似乎含着泪花……

方便面